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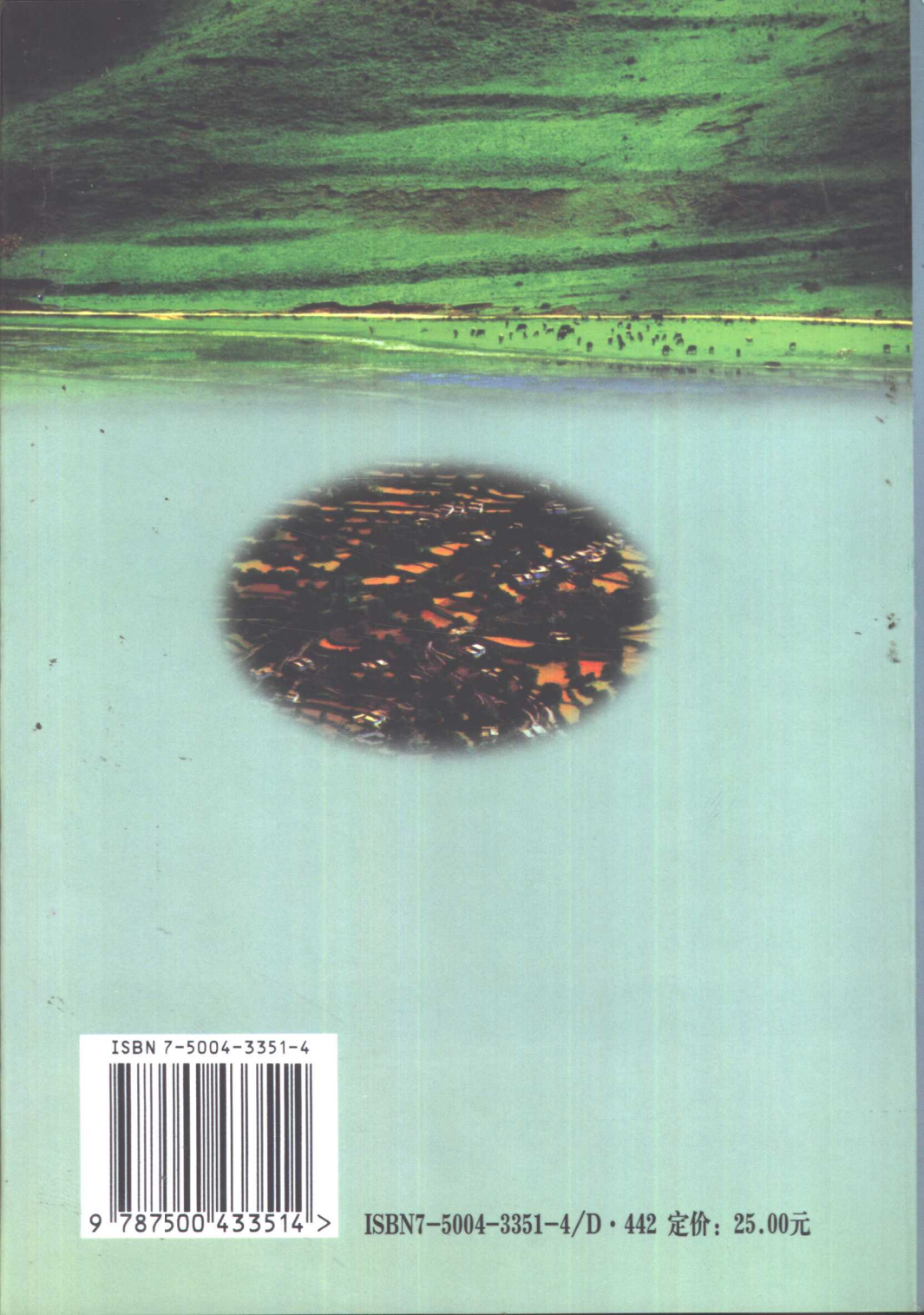
CUNZHI BIANQIAN ZHONG DE QUANWEI YU ZHIXU

# 村治变迁中的 权威与秩序

吴毅 著

—— 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ISBN 7-5004-3351-4



9 787500 433514 >

ISBN7-5004-3351-4/D·442 定价：25.00元

# 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

——20 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

吴 毅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 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 /  
吴毅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5

ISBN 7-5004-3351-4

I. 村… II. 吴… III. 乡村-行政管理-研究-四  
川省 IV. D677.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19419 号

责任编辑 冯春风

责任校对 杨柳

封面设计 王华

版式设计 炳图

---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4.125

插 页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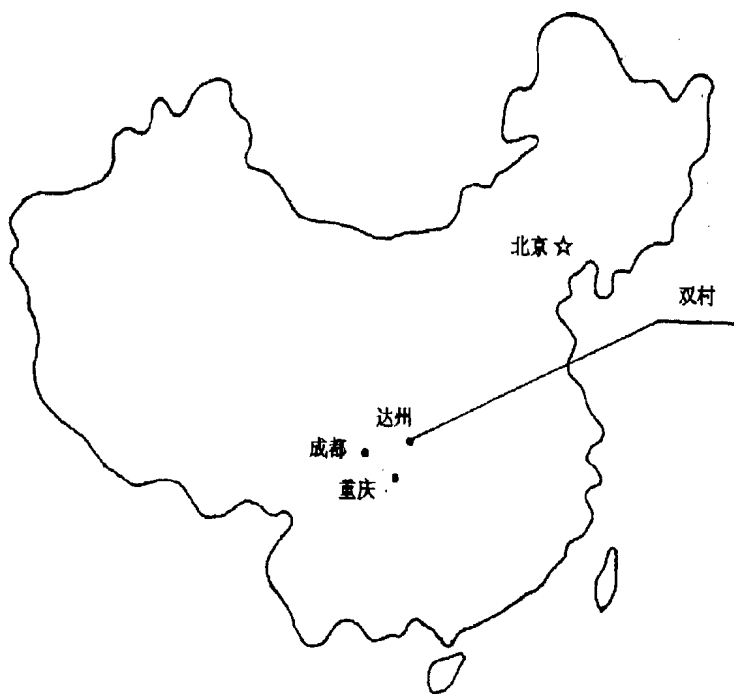
字 数 350 千字

印 数 1—40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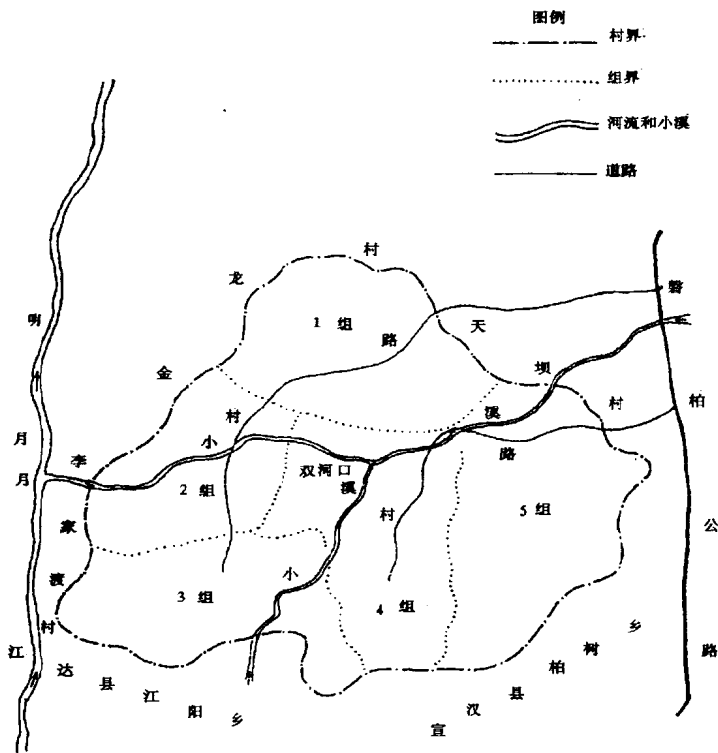
定 价 25.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双村在中国地图上的位置



双村村域图

## 作者简介

吴毅，男，1958年生于重庆，1982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学位，1996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社会发展研究所，获法学硕士学位，现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副教授，在职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农村政治研究，合著著作两部，其中《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获中共中央宣传部1996年“五个一工程”一等奖；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战略与管理》、《政治学研究》和《新华文摘》等权威性期刊上均有论文发表和转载。

##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以川东双村为个案，详细地考察了其在20世纪一百年中的村治历程，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形态的变化是这一考察的核心。作者认为，影响20世纪双村村庄权威与秩序形态的基本变量是现代性、国家和村庄地方性知识，而进一步决定这三种变量互动关系和结构的背景因素则是20世纪的中国革命。中国革命作为一个历史的过程，存在着发展、鼎盛以及最终为改革所超越的变化，正是受这一变化的影响，现代性、国家和村庄地方性知识三者之间的互动表现出了不同的结构状态，并进而形塑出不同时期村庄权威与秩序形态的不同状貌。这一关系，作者在书中归纳为“现代化背景下从国家、现代性依托革命对村庄社会的改造到超越革命后的国家、现代性与村庄地方性知识这三种历史逻辑共同重塑新村治格局”的过程。作者力图通过对个案村这种长时段历史逻辑的梳理与建构，表达对20世纪中国村治历程的一种理解和阐释。

责任编辑：冯春风

平面设计：王 华



# 目 录

序	( 1 )
导 论	( 11 )
<b>第一章 双村的社区背景</b>	<b>( 39 )</b>
一、地理环境	( 39 )
二、历史沿革	( 41 )
三、经济概貌	( 49 )
<b>第二章 宗族权威的变异与经纪模式的解构</b>	<b>( 57 )</b>
一、变异中的伦理性权威	( 57 )
二、保甲的官治化与边缘性	( 63 )
三、族权的实利性与经纪模式的解构	( 74 )
<b>第三章 导向革命和全能的村庄秩序</b>	<b>( 79 )</b>
一、翻身与精英的整体更替	( 79 )
二、从村政到政社合一的权力重塑	( 86 )
三、国家遮蔽的社区权力	( 92 )
<b>第四章 有计划的社会变迁</b>	<b>( 102 )</b>

---

一、初期的渗透·····	(102)
二、政治的土改·····	(104)
三、家户经济的国家化·····	(112)
四、从自然村落到集体共同体社会·····	(120)
<b>第五章 教育、科技的进入与民间信仰的隐伏·····</b>	<b>(131)</b>
一、“文字下乡”和新式教育的勃兴·····	(131)
二、科技的进入与传统农业的改造·····	(139)
三、民间信仰的消解与隐伏·····	(145)
<b>第六章 后革命氛围中的村庄政治·····</b>	<b>(157)</b>
一、“牛鬼蛇神”：村庄里的阶级敌人·····	(158)
二、“社教运动”：对当权者的清查·····	(161)
三、“奉旨造反”：后革命的巅峰与疲态·····	(166)
<b>第七章 村庄的再造·····</b>	<b>(175)</b>
一、改革：重建以家户为基质的村落经济·····	(175)
二、村民的原子化：村庄社会关联的重建·····	(186)
三、场街：地方社会的公的空间·····	(196)
<b>第八章 村政的重建与村治的接续·····</b>	<b>(206)</b>
一、乡村体制的重建·····	(206)
二、村民自治的进入与张力·····	(210)
三、新村治精英的角色与行为·····	(219)
<b>第九章 资源汲取与人口控制：村政的行政化·····</b>	<b>(228)</b>
一、催收与拖欠的博弈·····	(228)
二、人口控制：代行政务·····	(238)

---

<b>第十章 外力启动的村庄公益</b> .....	(248)
一、“办点”：行政资源的输入.....	(248)
二、借鸡下蛋：公益的输出.....	(257)
三、机制性脱序：外力退出后的公益困境.....	(261)
<b>第十一章 情理之间：村庄秩序的调节与维系</b> .....	(273)
一、双村秩序的基本结构.....	(273)
二、调解与仲裁的理路.....	(278)
三、社会治安的组织化机制.....	(292)
<b>第十二章 现代性的民间化与传统的反照</b> .....	(303)
一、“私塾”的“复兴”.....	(303)
二、医疗卫生事业的民间化.....	(306)
三、科技进入的自发状态.....	(309)
四、民间信仰的反照.....	(315)
<b>第十三章 去政治化的村庄政治</b> .....	(329)
一、从政治分层到三元分层.....	(329)
二、去政治化的社会时空.....	(334)
三、新村庄政治人的谱系分析.....	(345)
<b>第十四章 结语：村庄的政治与政治学中的村庄研究</b> .....	(360)
一、现代性、国家和地方性：三种逻辑的 演进与互融.....	(361)
二、从叙事到理论：关于 20 世纪村治变迁的 反思政治学.....	(370)

---

三、微观的村庄与宏观的学术：我从事田野研究的学术指向·····	(376)
<b>参考书目</b> ·····	(384)
<b>附录</b> ·····	(396)

# 序

## 一

无论我们对于村民自治给予什么评价，但它毕竟给中国的政治社会结构嵌入了一种新的机制，从而引发了新的社会历程和想象。正是通过村民自治，愈来愈多的学者进入乡村社会；正是村民自治研究的深化，乡村治理才作为一个沉寂多年的问题重新为学者所提及并关注；正是由于村民自治的发展，才激发起学者们对整个乡村社会特性、结构以及更宏大问题的思考。对乡村政治社会的学理式研究也因此 在 20 世纪后期兴起，并陆续产生一系列可喜的成果。

半年前的炎炎烈日之下，我曾经为于建嵘博士撰写的《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一书作序，而在白雪覆盖的今日，又得以为吴毅撰写的《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 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作序，实是一件欣喜之事。

在我看来，《岳村政治》和《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是 20 世纪末研究村庄政治的双子星座。两部专著都将村庄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都以 20 世纪的百年变迁为历史背景，都对一个村庄的政治社会在 20 世纪的变迁进行了详尽的考察和分析。但是他们俩所选择的研究对象、研究的路径、运用的研究方法，以及两人自身经历和特性都有很大的差异。

《岳村政治》的研究对象是湖南省中部的一个村庄。这里是

改变整个中国政治面貌的农民革命的发源地，处于国家政治漩涡的中心地带，政治风浪此起彼伏，一直相伴于村庄生活。本书所选择的研究对象则是四川省东部地区的一个山村。尽管这里不可避免地卷入政治漩涡，但毕竟处于整个国家政治的边缘地带，冲突性的政治更多的犹如闪电风暴，伴随村庄生活的是平和与宁静，因此在这里也保留着许多传统的样式。

《岳村政治》的研究路径是由外向内，由国家到乡村社会，由县到乡，再至村，由此考察中国政治是怎样一步步将一个小村庄结构化于国家政治体系之内的，并分析其结构化过程中村庄自身的反映，从而把握村庄与国家的互动关系。本书的研究路径则是由内向外，由乡土社会到国家，由村庄到乡，再至县，由此考察村庄自身的政治原生形态，并分析当国家政治介入后村庄权威与秩序的更迭，国家对村庄政治的改造和重新塑造。如果说岳村由于在激荡的政治风云中形成的村庄自主性和挑战性使乡村社会与国家处于互动之中，那么，20世纪的双村更多的是国家对乡村社会再塑造的结果，是国家介入乡村社会的产物。所以，在那里，乡村政治缺乏岳村般的激情，但却反映着大多数村庄的常态性。

《岳村政治》的作者在乡村生活过，自身是乡村“熟人社会”的一员。他运用政治社会学的方法，从查阅历史文献数据入手，一步步进入村庄，注重乡村社会与国家政治的互动关系。本书的作者一直生活在大都市，没有任何乡村记忆，是乡村社会的“陌生人”。作为一个好奇的“异文化者”，为写作本书，他径直奔入崇山峻岭之中的双村，在那里与农民共同生活，在直接的生活体验和感悟中考察乡村政治，感受乡村是怎样为国家政治所塑造的。他运用的是政治人类学的方法。虽然这一方法在中国才刚刚起步，但毕竟在这方面作出了积极的尝试。

所以，尽管《岳村政治》和《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都

是以村庄为研究对象，但这两个村庄却极具个性化，对于把握中国乡村政治社会的变迁都具有其独特的认识价值，也是中国村民自治研究逐步深化的结果。

## 二

本人作序不多，但也自有风格。这就是不想就所作序的书给予更多的介绍和评论，这应该是读者的事情。所以，我作序一般是就著作的主题发表自己的见解，供读者参考。

《岳村政治》和本书都是以村庄政治社会的百年变迁为研究线索。这是因为，20世纪的一百年是中国乡村社会发生空前也可能是绝后的大变革时期。在历史的长河里，可能不会再有如此这般剧烈的变革，产发如此这般丰富的事件，从而使整个乡村社会的特性发生着剧烈的变化。

从乡村社会的一般特性看，我认为，中国的乡村社会经历和正在经历着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典型特征是“散”。分散性是中国古代农村的突出特点。在西欧国家，经济组织方式实行庄园制，庄园主和农民生活在一个社区内，农民不仅缺乏生产资料，而且与庄园主形成人身依附关系。所以，西欧的庄园社会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自成一体的“社区共同体”，没有凌驾于上的强大政权统治力量，这是典型的地方主义取向的封建社会。而在中国，农村经济的基本组织形式是一家一户分散生产的小农经济。“家”是社会的基本生产和生活单位。即使是缺少土地的农民，在人身上也是相对自由的，自我生产，自我消费，自给自足。如老子所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各家之间，各村之间缺乏内在的经济文化联系，即缺乏组织性，农村社会呈“一盘散沙”状态。用马克思的话说好比是“一袋马铃薯”。为了将这分散状态

的农村社会统合起来，在农村社会之上建立起以皇权为代表的专制官僚体系，通过政治力量将农村社会联成一个整体，即将一个个马铃薯装在一个麻袋里。如此就有了“户”。国家通过“编制户籍”，收取税费，维护秩序，治理社会。所以，在中国，一家一户不仅是一个经济概念，而且具有特定的政治社会意义。家是基本生产和生活单元，户是基本的行政单元。古代中国乡村社会奉行的是以家户为本位的“家一户主义”，它既不同于中世纪西欧的地方主义，也不同于近代西方的个体主义。这种“家一户主义”具有严密的内向性和强大的再生性，是社会的基点，村庄和国家都是以家户为基点扩展的。尽管这种由一个个细小家庭构成的社会具有一定的互助合作要求，但没有能形成制度化的有机组织整体，因此有着天然的分散性。

第二阶段的典型特征是“统”。进入20世纪，实现现代化成为中国的紧迫任务。现代化是全方位、总体性的，即对传统农业文明的整体改造。由此就需要国家对分散的农村社会进行整合，如兴办新式学校，修建交通设施，对传统农业的改造等。为达到这一目的，国家行政权力开始下沉，从“王权止于县政”到在县以下建立国家政权。但是，由于内外原因，国民党的统治是以对农民强制剥夺为代价的，这种高成本的统治不仅没有达到整合农民的目的，反而激起农民反抗，共产党就是利用这一条件争取到革命胜利的。共产党的重大成就就是在历史上第一次将亿万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整体。革命胜利后，党乘势而为，适应农民的互助合作要求，开展集体化运动，最后形成人民公社体制。

人民公社体制的突出特点就是“统”，由政社合一、权力高度集中统一的国家—集体组织直接管理农村社会，农民的生产生活完全依靠集体。在这一体制下，家户被统合到国家组织体系内，并被结构化，“家—户主义”为国家—集体主义所取代。在



乡村社会，实行统一生产，统一劳动，统一分配，一度甚至统一消费。家不再是基本生产单位，农民被紧紧地吸附于国家—集体组织。但是，农民毕竟不同于城市工人，难以同样享受国家固定的生活保障。村庄集体对于农民的生存来说更具有直接意义。而当由国家行政权力支配的村庄集体难以满足农民的生活需要，农民将主要希望寄予可由自家支配的自留地时，便发生了农民对统一性集体的背离。正因为如此，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

第三阶段的典型特征是“分”。农村改革的基本特点就是“分”，分田到户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在此基础上废除人民公社体制，实行“政社分开”；农民有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和自主权，因此出现了社会分化；乡村财政上的统收统支改为分级包干；农民重新以家为单位，分户经营。“分”的重要社会后果是家重新成为基本生产和生活单位，户成为交纳税费的基本单元。传统的“家一户主义”意识再次萌生。当然，由于土地等生产资料的村庄集体所有制和村成为自治共同体，使农民仍然保持与村庄集体一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联系。这是与传统“家一户主义”的背景所不同的。但是，随着市场经济和村民自治的进入以及农民的自由流动，唤起农民个体的权利意识，并冲击着传统的亲缘集体主义纽带。个人本位的个体主义开始萌发

第四阶段的典型特征是“合”。家户为单位的生产组织难以抵御自然、市场和社会等多重风险，个体主义必然造成乡村社会的离散化，为此，乡村社会将进入一个由分化到整合的阶段，这一阶段要求强化农民间的合作，增强农民的自组织性和地方治理的自治性。以个体利益为基础的合作主义因此将兴起。

### 三

乡村社会的变迁必须伴随乡村权威与秩序的重构。权威与秩